

乡愁的颗粒与岁月的回望

——读梁鸿鹰散文集《岁月的颗粒》

◎ 运计彬

浪卷长河气若虹，黄涛澎湃下天中。
径流千里到河套，刘拐头静卧龙。

——磴口民歌

河套最负盛名的地方是三盛公水利枢纽。这座遏制黄河泛滥、变害为利的“万里黄河第一闸”，位于磴口县巴彦高勒镇东南5公里处，是河套灌区引黄河水灌溉农田的总闸口处。而民歌中的刘拐头，就是黄河进入河套的入口，也是黄河与沙漠交接的地方，是黄河进入河套大地的扉页。梁鸿鹰就出生在磴口县，也是我的故乡。同饮黄河水，共为原乡人。由此，我对他的作品不由自主有浓厚的亲切感。

梁鸿鹰的散文集《岁月的颗粒》，是写回顾与凝望故乡的一草一木、风土人情的乡愁之作，也是一部为过往的时光和人事立传、为自己的生命历程寻根、为河套民俗文化增色的抒情之作。书载18篇散文，通过回顾自己成长经历以及故乡磴口的风土人情，俯拾时过境迁中的人事，写出了心中浓郁的乡愁。书中的父母、亲朋、老师、同学，以及火车站、理发店、书店、学校、邮电局、电影院……皆是乡愁的颗粒，也是乡愁的肌理和表情，携带着故乡的体温和留影着故乡的神态，“故乡这个边远小城，成为我心中的一方‘邮票’”。这枚邮票，承载着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寄托着乡土、乡味、乡愁，表达着对亲人的思念、对恋人的怀念、对友人的牵挂。这些吉光片羽的真挚情感，让过往回归纯粹、回归本真。

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但可以回望所有河流涌来的径流。无论是悲欢得失，还是艰难困苦，都在岁月的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这些印记既是一个人的成长史，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。《岁月的颗粒》细腻摄入了故乡的生活场景，那些熟悉

的窄窄巷子里的烟火气息充满了乡愁，折射出了作者在岁月之河的下游，对生命的原初时刻的审视和回味。这是对人生磨砾、命运乖戾的哲学思考。这些充满了岁月斑驳痕迹的人事、情与爱、悲与喜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凝结为生命的颗粒，成为作者生命时光的不朽刻度。

《岁月的颗粒》中父亲为母亲梳头的片段，打湿了我我心里柔软的过往。“父亲拿出一把梳子，用颤抖的手挣扎着为母亲梳头，这时的母亲眼边淌出了清清的、稀薄的水，正在梳理母亲头发的父亲，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，不争气地哭出了很大的声音……两个最亲密的人离得如此之近……父亲是那样地笨拙和专注，这是他见过的世界上最令人感动和令人愁肠寸断的场景。父亲的笨拙、颤抖和痛哭，让这个场面悲怆异常。生离死别，悲伤彻骨，那个笨拙的梳头的场景，该是他这一辈子见到的最伟大、最柔情的场景。”文章描绘出了人世间最凄美的爱情画面，离愁别绪跃然纸上，情感细腻、内容伤怀，却是最美的风景。因为这种情感发自内心、发自肺腑、发自本真，有着非常强烈的代入感，让读者情不自禁、泪眼婆娑、心酸酸楚。再如奶奶见到我和妹妹那一刻：“她高兴地蹲下来，一边一个搂着我俩，先拉着我的手，又拉过来妹妹的手，仔细地看我们俩，眼睛里流露出浓浓的慈爱……”文章全无刻意华丽的修饰，却是简单平实的语言，表达出最朴素、最伟大、最真挚的母爱，反映出奶奶真善美的内心世界和纯朴、真诚、热情、厚道的特质，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。

《岁月的颗粒》一书写得最多的就是亲人与亲情。这些文章从深入挖掘、幽微的角度，书写感人的细节和微妙的感受。《母亲与我的十二年》中，“十二年”是一个题眼，因为作者只在这样一个短促的时间段“拥有”过母亲。母亲一边经受病痛，一边肩负起责任，这样一个于寻常中显现出的非常慈爱的母亲，相信会受到读者敬重。作者笔下父亲的形象也格外生动鲜明。《父亲零章断简》以坦然对话的文字，倾诉身为儿子对父亲的满意与不满，希望得到父亲更多关爱。

作者以转换人称的方式，实现叙述方式的多元化，给作品带来别样风景。《被岁月和父亲所塑造》以第二人称“你”不知道的许多陈年往事和生活细节，来表达“我”的感触与感受、心曲与心声，从而构成了父与子在精神层面的深度对话。

《最初的年轮》一文呈现了姥姥慈爱、仁厚、豁达的心地。《遥远的奶奶和她的孩子们》书写了奶奶一家人淳朴、和善、热诚的心性。《世上最寒冷的那个早晨》追念了母亲去世那天“令人愁肠寸断的场景”，作者以“乡愁”这条草蛇灰线为情感线索，贯穿全书，将乡愁情绪描写得淋漓尽致。“母亲没有了，意味着最温暖、最慈祥、最诗意、最亲切的源泉切断了，冬天的火炉没有了，夏天的凉爽没有了”与余光中先生的“小时候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……后来啊，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，我在外头，母亲在里头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特别是小时候的母子分离——妈妈抚养——后来的母子生离死别，以时空的隔离与变化层层推进情感

的抒发，让人真切感受到，与母亲的离别，是世上最寒冷的那个早晨，这种构思极为精巧。这些人生的酸甜苦辣、洗礼着我们，让我们无法释怀。那些弥足珍贵的往日时光，给人一种难以言表的乡愁美。

作者在写作形式上不断变换人称、变换时空，有时候你、我、他人称并用，有时混搭，不断变换视角，作者即读者，把自己当作局外人，从第三人的思维视角看问题；有时又广泛运用第二人称，读者即作者，从读者的内心世界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，达到了他我合一、“忘我”的境界，把愁绪的两端——作者和读者紧密融合，引发读者的共情。另外，在表现形式上大开大合，起承婉转，18个章节犹如18段微电影，一幕一幕地精彩呈现于读者眼前。作者熟练地聚焦生活片段，移步换景、寄景生情，这种“托物寄情”的写法，给人以新鲜感，能够诱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。同时在每一章开篇时，紧扣中心，引用外国经典名著中的相关名句，起到了渲染气氛、埋下伏笔、引导思维、升华主题的作用。文中还广泛采用日记、书信、采访、口述、演讲、回忆录等多种表现手法，打开了读者的感情世界，给人以不一样的艺术效果。

“若为化得身千亿，散作峰头望故乡。”《岁月的颗粒》在回望中捻转岁月的温度，显现作者灵魂的真实。“幽情堪把心营造，佳意共于笔端生。”书中的叙事虽然细碎零光，表面看啰啰杂杂，但实际上都是作者精心选择的岁月光斑。心中的愁绪与人生的思考，汇成一股清流，任其由笔端流淌出来。朴实的文字浮腾着思乡之情，深情地叙述传递，这种散发着温润与暖意的散文书写，是作者寻找精神原乡之旅。

记忆，引起灵魂深处的共鸣。《老家什》里有忘不掉的童年快乐，《瓜勺》里一段“我们常把瓜勺戴在头上，扮和尚，扮老寿星。笑闹追逐中，被同伴按着敲：‘咄咄咄，咄咄咄，敲你妈妈的老瓜勺’”的文字，使我心生温暖、嘴角上扬。物质匮乏的年代里，我们的玩具大多是自制的，老家什也能成为手中的玩具，每个人的记忆里都充满了快乐幸福的童年。

在黄孝纪的文字里，时常见到母亲的身影，字里行间充满思念和哀伤。他在《神灯》一文回忆母亲逝去的最后时光，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始终牵挂着儿女，“拿出我买的药品给前来看望她的村邻看，说这些药要5元钱一粒，贵，是我孝纪买来的”，令人泪目。母亲的生命之火已熄灭，他在心中为母亲点亮了一盏“不灭的神灯”。如黄孝纪在《朝门》中所言，朝门“是一个奇怪又庄严的地方”，寻常日子里是村里人闲谈玩耍的所在，而在婚嫁娶等特殊日子里，朝门会立马显出庄严的一面，哪怕朝门消失在历史烟云中，却一直矗立在村民和游子的心中，传承一份共有的情怀和信仰。

《老家什》里记录的那些远逝的农耕岁月的生活片段，会让我们追忆往昔，会让我们怅然若失，也会让我们泪流满面，当记忆和乡愁在月流光中发酵，终会酿成一个民族、一个时代无法抹去的沧桑记忆。



《撒哈拉的故事》中的悲悯情怀

◎ 王增林

看着书柜里那本多少年前曾一气读完的《撒哈拉的故事》，我萌生了重温三毛、循着她的足迹再看撒哈拉沙漠的念头。

三毛是一个特立独行、才华横溢而又充满悲悯情怀的作家。她的特立独行，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一个读书人的“诗和远方”；她的才华横溢，使得她以其独具魅力的散文作品，与港台的琼瑶、金庸等文学大家齐名；她的悲悯情怀，让我们在离她多年以后，重读她的作品时，仍然抑制不住掩卷垂泪。

三毛来到撒哈拉，并没有带着来自文明世界、居高临下的心态来俯视这片土地，而是真诚地融入到了撒哈拉人中间，与当地的居民同呼吸，共悲欢。西撒哈拉人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落后，女性生病甚至生小孩都不去医院，当地的习俗是妇女不能由男医生看病。三毛很快就无师自通地用自己的方法，为邻居妇女和儿童解除病痛。在《悬崖济世》里，她写了自己尽管没有经过医学训练却为当地人治病的故事。她给那些布巾蒙头、有病得不到医治的妇女，解决头疼、牙痛、营养不良等疾病，在孕妇临产时提供帮助，劝导其到院外去生孩子。她为那些邻居送去食品、布匹以及其他能够提供的东西，帮助那些衣不蔽体的邻居贫穷女孩。她在自己面临诸多生活困难、忙着捡拾物品安顿小家的情况下，千方百计克服困窘，帮助别人。

对撒哈拉人落后愚昧的婚嫁习俗，三毛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爱憎。她对小小年纪就嫁人为妻的撒哈拉少女充满同情。在《娃娃新娘》里，对撒哈拉人婚礼上的陋俗，对他们不尊重女性的行为，在客观记述的同时，表达了自己的不解和愤怒。她真实地记录了10岁女孩卡卡新婚对男方一无所知的担心和恐惧，对她给予了同情和安慰，并与新娘严守秘密，答应帮助她实现不想过早生育的愿望。同样，在《爱的寻求》中，对老实木讷、向往家庭温暖的男青年沙仑迷恋婚姻骗子的行为，也表现出自己心地善良的一面，文字中充满了对沙仑无可奈何的心痛。

三毛的悲悯情怀，还表现在她对西撒哈拉奴隶买卖行为的痛恨，对沦为奴隶的弱者的帮助。在《哑奴》一文，她从到富人家作客遇上的一个童仆写起，写了淳朴老实、逆来顺受的哑奴一家人的不幸处境。她把在50多度高温下艰辛劳作、昏昏欲死的哑奴接到家里喝水休息，搜罗自家食物专门送去他家，并请哑奴来家吃饭。三毛通过自己平等对待的行为，向他灌输平等观念，唤醒哑奴的自尊意识，向买卖奴隶的落后习俗勇敢挑战。

在《撒哈拉的故事》中，《哭泣的骆驼》是三毛的泣血之作。她以西撒哈拉人民摆脱殖民统治、争取民族独立而被邻国欺凌为背景，重点写了巴西里、沙伊达和奥菲鲁阿等人的不幸遭遇。巴西里、沙伊达夫妇接受过现代教育，是撒哈拉人与文明走得最近的杰出代表，却迫于落后观念和习俗承受巨大压力，最后在混乱背景中被流氓恶势力的杀害。文章满怀悲愤地记录了好人被戕害毁灭的悲剧，揭露了因无法满足私欲而泄愤行凶歹徒的恶劣行径，对西撒哈拉普通人的愚昧无知饱含痛惜，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野蛮、暴力的无情揭露和血泪控诉。

记得某位作家曾经说过：“优秀的作家应该是超越表象之外的思想家，应该葆有深爱生活、土地和人民的悲悯情怀，应该勇于用博大的心胸去呵护万物和人类。”几十年过去了，今天的世界仍不安宁，如今我们再读《撒哈拉的故事》，对三毛作品中的悲悯情怀，体会仍是那样深切。

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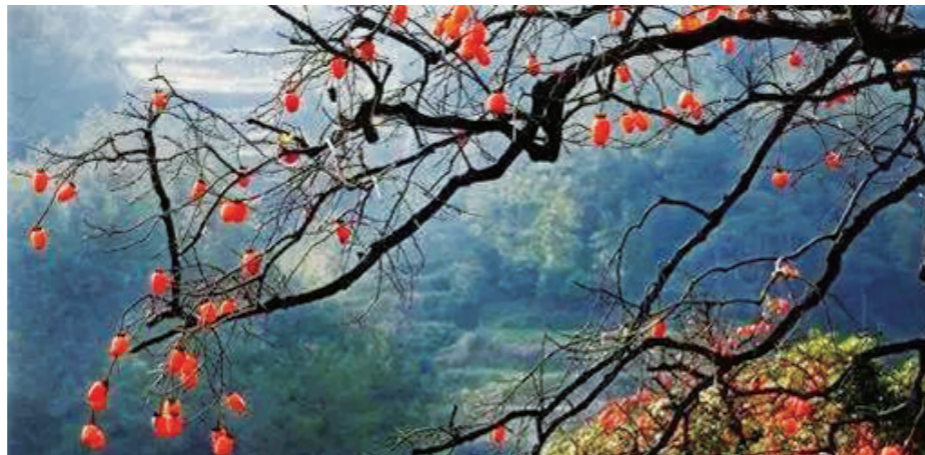
艺



旧时光里的记忆与乡愁

读黄孝纪散文集《老家什》

◎ 李钊



遮雨的蓑衣、支锅的撑架、装水的瓜勺……曾在乡村触手可及的老家什，蹉跎岁月的河流，带着淡淡的惆怅，在我们的视线里逐渐远离，凝固在岁月的老家什里的，唯余被生活烟尘覆盖甚至掩埋的爱和温暖，以及浓得化不开的乡愁。

《老家什》是冰心散文奖、孙犁散文奖获得者黄孝纪献给故乡八公分村的又一部记忆之书，他在乡村成长，后在城市安居，每当老家什撩拨旧时光里的乡愁，他会带着“家”的记忆，去换了模样的故乡走一走，回忆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。当记忆泛起时间的涟漪，他将盘旋于心头的旧时记忆诉诸于笔端，凝结成被爱和温暖填满的文字，随着情感的跌落、延展、升腾和激荡，记忆和乡愁被凝固在旧时光的册页里，留与后人去翻阅和追忆。

一件老家什就是一段历史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，他们用默默无言的方式，忠实记录曾经艰辛不易的农耕岁月，留存一段渐行渐远的民俗风情，细细擦亮我们逐渐模糊的记忆。《锄头》记录的是我们祖祖辈辈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耕耘幸福生活的日常，锄头作为农人安身立命的工具，高温和收获季的重叠，作者与家人顶着烈日和酷暑，挥舞着锄头锄地挖地，任双手磨出“红红的大水泡”，汗水和泥水包裹全身，依旧劳作不止。《铁锅》里蕴有屋檐下蒸腾的人

间烟火味，有朴实生活里养成的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，一口铁锅承包着家人的一日三餐，炒、熬、蒸、煮中尽是生活的长短滋味，哪怕烂了洞眼或缝隙，农人也舍不得丢弃，只待补锅的匠人吹哨声起，拎着铁锅去将五味杂陈的生活补充完整。煤油灯为电灯普及之前的主要照明工具，透过《煤油灯》中深深浅浅的文字，隐隐可以看到，昏黄的灯火摇曳升起，被照亮的一方家园里升腾着温热的气息，一个山村男童对未来朦胧的向往和期许在“跳动的红焰”里被点燃，在这盏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灯火的照亮下，能触摸到农耕时代的变迁和生活习惯的演变脉络。

朴实的生活场景，朴素的思想感情，质朴的人生理念，构成黄孝纪散文写作的主要内容，文章里那一份语言与情感共生、文心与人心交融的朴素，常以最简单却最有力的方式，唤醒我们心中蛰伏已久的旧时

